

■ 唐崇荣

我们的聚会很快就要结束了，明天就各飞东西，不知什么时候再见面。有人就在一次聚会之后就永远不再见面，可能就是我，可能就是您。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一次神迹，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一次恩典，每一次的聚集都是神特殊的引导。我们要爱惜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，爱惜这些聚集的机会。

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十字架福音与现代人。保罗在近两千年前讲过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。”历史上最大、最可怕、最残忍的刑具莫过于罗马人的十字架。每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不一定当天就死。历史记载有人挂了三天慢慢流血而死，有人到第五天才死，这是何等残忍的一种刑具。五马分尸即刻使你魂归西天，但是十字架上慢慢流血，血压继续增高，整个身体被这样的凌辱，那是最痛苦最痛苦的经历。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竟然拣选了这样的方法，为你为我的罪被钉受死。所有的刑具都是羞辱的，所有的刑具都是非常令人痛苦的，但只有十字架这个刑具被千千万万后人高举，成了荣耀的标口。你绝不可能听人说：“坐电椅、坐电椅，永是我的荣耀。”也绝对没有人说：“被枪毙，被枪毙，这是我的荣耀。”但是，“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”——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从内心深处真诚唱出来的话。感谢上帝！丹麦哲学家齐可果说，基督的存在是个最大的反合性（Paradox）。他在最羞辱中间彰显最大的荣耀，在最软弱中间彰显最大的能力，在最愚昧中间彰显最大的智慧。这就是十字架，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。不是人能够把他钉十字架，是他主动地说：我把我的生命舍去，我有权柄舍去我的生命，我就有权柄取回来。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永远从神的宝座看一切，因为当你从神宝座看一切的时候，那你就是一个真正归正的人。如果你从人的思想、人的角度来看，你就是一个个人本主义的基督徒。真正的神学是神本神学，真正的教会是神本教会，真正的事奉是神本事奉，真正的护教是神本护教，真正的差传是神本差传。神永远是主体性的，神永远是根基、是根本，神永远是在宝座上的。改革宗神学要求我们 *to think after God's thinking, to feel after God's feeling, to act after God's planning*（按照神的思想去思想，按照神的感受去感受，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动）。你若能按照神的思想思想，你按照神的感受去感受，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动，你就是以神为本；你从神的宝座看一切，你就清楚了。是世人把耶稣抓去吗？世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？世人的律法把他定罪使他受刑罚？不是，是神差遣他来，是他自己舍弃他的生命，永远是神本。我到世界各地传道，人都问一个问题，犹大卖耶稣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谢他？如果没有犹大卖耶稣，耶稣会成全救恩吗？要感谢主也要感谢犹大。言下之意，犹大有不可灭的功劳在那里。对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只能用一句话回答，如果基督不从天上到世界上来，犹大要卖什么？（众笑）还是神本。犹大之所以卖主是因为他贪钱，而今天贪钱的传道人 and 基督徒处处都有。我们就是犹大。就因为这种罪所以耶稣要到世界上来，不是他来了你用罪成全救恩。彼得否认主三次，就因为这种软弱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，因为罪使我们的主来到世界，来把他的爱胜过罪恶的主权显明出来。感谢上帝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羞辱，而是荣耀，是透过羞辱彰显的最大的荣耀。我发现最先有伟大信心的，而且是超越所有众信徒的信心的，是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。他的得救同今天许多人得救的情形是不一样的。在他四周他没有看见什么叫做神可以印证的恩典。在他旁边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一点没有彰显什么智慧，没有彰显什么能力，没有彰显什么奇迹，没有什么神迹奇事，所以他到底怎么会变成信耶稣的人呢？这个信心是比保罗、彼得、你、我更大的信心。所以这个人就在耶稣流血以后最先被救赎。他是新约的第一个基督徒。新约第一个蒙宝血赦罪的，第一个与主在乐园里面的基督徒，竟然不是使徒，是强盗！

我常常在想这个强盗在痛苦挣扎流血，在孤单受凌辱的中间，他看耶稣不过是和他一样受钉的人，突然他会变得产生信心，为什么呢？他透过耶稣的软弱看到那最大的刚强，透过基督所谓的愚昧看见了神最大的智慧，透过基督所彰显出来的最大的失败看见了最大的成功。这个信心就是第一个蒙宝血洗净的基督徒信心。这是许多哲学家没有办法明白的、许多只求恩典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信心。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犹太人是求神迹，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耶稣！所有的思想家在希腊历史中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都在寻求智慧。然而你对这些哲人说，有一个赤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人类的救主，他想得通吗？想不通，他连自己都不能救，怎麽救我呢？这是不合理的，这是我的思想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。希腊人是求智慧，所以到各各他山上，他看了嗤之以鼻就走了。我们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中崇尚科学，崇尚民主，崇尚西方的知识论。他们都曾经象这希腊人一样轻看耶稣基督。二十世纪初，中国人把迷信当作宗教，其中那些比较有知识的人就把宗教当作迷信。共产主义者经过几十年之后才慢慢分界什麽叫迷信，什麽叫宗教。信仰不是迷信，迷信不是信仰，信仰是信仰，迷信是信仰信迷了（众笑）。信仰不是迷信，迷信不是信仰。当我们看见我们同胞把迷信当作宗教，把宗教当作迷信，把宗教同救赎混淆在一起乱信一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做的事太多了。唯有基督的十字架临到我们，使我们从总原则里面看见需要解决的各样问题，在十字架的光照下，可以解决。

另外一种人就是犹太人。犹太人领受了旧约的两大知识，第一是律法，第二是先知。律法赐下来活泼的圣言，至圣的真道乃是要把神向人的启示显明出来，人竟然在字句中间捆绑了自己，拒绝救赎的恩典。那昼夜呼求耶和華“把弥赛亚赐下来吧”的民族，当弥赛亚真的来了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你是谁？上十字架！”今天教会许多人要求复兴，等复兴来到最先逃走的就是那些昼夜祷告要求复兴的人。因为他发现复兴要求他离开罪恶，他不肯。弥赛亚来的时候，要求犹太人放弃错误的弥赛亚观，他们不肯。凡错误的神学带来的就是对复兴和对正统的反抗。没有正统的神学就没有正统的教会。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反对神学的民族呢？神学就是对神的认识。你要竭力认识耶和華，你要继续不断竭力追求认识上帝的那些知识。有人因为有错误的神学存在，有新派的神学，不信的神学，自由的神学，就反对所有的神学；这就很像有人因一些基督徒不好就反对整个基督教一样的笨，一样的蠢。犹太人整个文化的结局，就是他求神迹。

犹太人是求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，这就变成两条道路。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照样在走著这两条错误的道路。一条就是以为神的道可以用智慧、用人的思想完全去了解，然后他就知识长进爱心减少。仅仅在知识上追求，结果与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。另一条道路与此相反，如果一个人只要爱神、不要认识神，他的爱、他的火热就可能像犹太人一样大发热心，却不按真知识，就成了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却叫他们成为地狱之子。你们刚才看见 **Toronto Blessing** 的结果，有人祷告倒在地上一直笑吗？你会相信保罗彼得被圣灵充满是那个样子吗？（众笑）你不要笑你要严肃地思考，为什么基督教落到这个地步？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神如果不行神迹，人就不能认识他。我不否定神是智慧的源头，神是施神迹的神，但是认识神真正的路途只有一个，就是透过十字架。保罗说，我们不是讲智慧，我们不是求神迹，我们只传钉十字架的耶稣。保罗不是轻看智慧，保罗提到的智慧是从天而来的、神所启示的圣灵要我们进入的那种真理的智慧。保罗所讲的神迹是拯救人脱离罪恶与神和好的生命的改变、从属地的人变成属天的人的那种神迹。
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十字架是最具反合性的。在十字架上人看不见神的荣耀，但是，真正的信心就是透过人所看见的羞辱而看见神真正的荣耀。神的愚昧比人更智慧，神的软弱比人更刚强。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所以保罗说：我不以福音为耻。福音是什麽？福音就是神藉著基督的死里复活拯救人脱离罪恶，使人可以与神一同享受永生这个好消息，这就是福音。“福音”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中是单数，只有一个福音，就是基督的死同复活所带出来拯救人的

能力，这就是福音。感谢上帝！

这个古老的福音与现代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一次我在一个乡村布道，我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家，同他谈到一半，他说：“不必讲啦，人家已经到月亮上去了，你还信耶稣？”（众笑）我对他说：“人已经到月亮去了，你还要吃饭？”（众笑）你不要以为到月亮去了你就不吃饭，就吃石头了。有一些不变的事情，有一些常变的事情。科学是常变的，但生命的真理是不变的。我们把新时代当作神了。新时代带什么给我们？所以我今天的第二段要与大家讲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（从略）。

二十世纪是个科学的世纪，但我要请大家注意，这个世纪发明了许多器具，但是没有给我们内容。这个世纪做了最大的飞机，却不知道要载什么人，凡是有钱的就可以上去，很痛心。飞机的发明是为了传道用的，你懂吗？广传福音需要快一点，结果给有钱人用去。每一次我坐在有钱人旁边，我心里想你是沾了我的光，托我的福（众笑）。这个世纪做出了录音机可以播送最好的音乐，但是却不能产生伟大的音乐家；这个世纪有最快的印刷业，印刷快得不得了，但是这个世纪没有产生太多伟大的思想家、有灵感的作者-----你把这个世纪最大的作家的作品与上个世纪的作品比，是小巫见大巫。你把十九世纪的跟过去的过去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。亚里士多德一生写一千本书，现在人写了几页就可以拿博士，真是很害羞。有时候看我学生的论文，参考一些书，这里搬搬，那里抄抄，差不多好就给他学位算了。凡是不能搬来搬去的就叫做 nonacademic（非学术的）。耶稣基督早就反对这个思想，所以他问门徒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耶稣不要听 quotation（引用别人的话），耶稣要 original faith（自己的信仰），不是 copy of academic learning（学术引文），耶稣要你自己经历信仰，你自己说我是谁？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耶稣说：我就要建我的教会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基督两个字就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看出来，这位在时空显现的人子是有神性的，所以他是神子。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！”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基督的认定，the first confession of christology。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教义的肯定，没有教义不能建立教会。你有纯正的教义，正统的教义，符合神启示的教义，耶稣就说：“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”今天华人教会不要教义，所以查经班里你受圣灵感动，我受圣灵感动，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；当两个人讲得不一样时，哪一个灵才是真的圣灵？今天有很多人讲耶稣是君王，耶稣是祭司，耶稣是先知，他不知道这个是从长老会的思想偷来的，是从加尔文的《基督教要义》里拿出来的。丢掉了宗派，却把宗派里面的东西拿来以为是自己的。宗派的存在是有它的原因的，宗派的存在是必要的，但是宗派的存在不是绝对的。所以有宗派却不可有宗派主义的狭窄。伟大的教义是历史中圣灵引导的成果，是在教会中产生的，我们要谦卑地领受，并归荣耀给上帝。然后我们彼此尊重，不是宗派主义。如果是宗派主义，我不会到这个聚会来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聚会是什么派的。（众笑）我们在主里都是弟兄，在众支派中间中心的是摩西，他不是为自己一派，所以把所有的支派当作是弟兄看待，这个才叫一家人，阿们？（众：阿们！）感谢上帝！弟兄可以穿不同的衣服还是弟兄，仇敌也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。绝对的事不要相对化，相对的事不要绝对化；把绝对的当作相对，你就走了妥协的道路，把相对的当作绝对，你就走了狭窄的道路，你就会把弟兄当作仇敌，把仇敌当作弟兄。我不能因为有人勇敢地用“教会”两个字我就认定他是教会，我要看他信什么？否则的话，那两个字就可以骗我随便与人合一了。我不能听人说这是圣灵，我就认为这是圣灵，我要看他所领受的灵是不是圣经讲的那一位，是不是符合神自己的启示。讲合一是在道里面，在神的名里面，在我们纯正的信仰里面合而为一。

感谢上帝！耶稣十字架成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。二十世纪是个怎样的世纪呢？二十世纪是个愚蠢的世纪，因为二十世纪有了器具没有了内容，有了现象没有本质，有许多的杂务，却没有真正的方向，有了上面的建筑却忽略了下面的根基。二十世纪要基督的道德，不要基督的神性与救赎。二十世纪是个很可怜的世纪，它成为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场所。我每次

讲到这句话就很难过。二十世纪被认为最伟大的，最足够成为我们思潮正统的那些哲学思想，都是十九世纪产生的。存在主义产生於十九世纪，却被二十世纪的人囫圇吞枣接受了；共产主义产生於十九世纪，却在二十世纪大行其道；进化论产生於十九世纪，在二十世纪竟成了普及教育的内容。十九世纪的理论成了二十世纪整个文化界的精神。 Logical positivism, existentialism, scientism, evolutionism, communism (逻辑实证主义、存在主义、科学主义、进化论、共产主义)，二十世纪的大好年日都在实验那些理论，结果过了几十年才知道都是假的。你说二十世纪是不是笨的世纪呢？直到中国变成全世界最穷的国家的时候，我们才要改革开放，应该用悔改归正比较好。（众笑，热烈掌声）邓小平的伟大不过是他知道毛泽东错了，（众笑）如果毛泽东早开放， 那麼中国人早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了。-----黑格尔说：“中国人很聪明，从三千年以前就这样聪明。”言下之意，就是三千年没有进步的意思。（众笑）中国人老早就发明了纸张，早就发明了罗盘，早就发明了炸药，早就发明了印刷术。但是我们讲来讲去就是这三大发明、四大发明，几千年就讲这个。当欧洲、美国每一年新的专利权口册几十万个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说我们的四大发明。当你孙子长大，还是四大发明。最近加上一个五大发明，就是苏颂宰相在宋朝的水钟，被 Patek Philipe 钟表公司承认最先发明钟表的是中国人，可惜还是九百六十年前的事情。
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二十世纪已经变成历史了，但这一百年中间人类做了最笨的事情。因为人类把远离神的那些错误的思想都当作真理来迷信，把真正对神的信仰丢在背后，所以二十世纪是人沦落到禽兽一般的世纪。二十世纪带来的灾祸可能科学很难再挽回了。我们面对的是核子战争的恐怖，是已经支离破碎的大自然，是爱滋病的蔓延，是同性恋的泛滥，是道德沦丧，是一个没有良心还大作文章来维护那些不负责任的自由的社会。人要到哪里去？今天我要很严肃的对你说，这个时代的人所需要的不是共产主义，不是科学精神，这个世代所需要的是耶稣十字架的福音。

感谢上帝！让我试问一个问题，你如果不信耶稣你现在怎麽样？我如果不信主我怎麽样？我知道我不是太聪明，但我绝对不是太笨的人。如果耶稣没有拯救我，我会用我的经历、我的知识、用我的健康做多少坏事我不知道。有一个将军对我说：“我听你讲五天道，我莫明其妙，为什麽你要做传道人？”我反问他：“听我五天，你听到什麽，反而问这个问题？”他说：“照我知道，世界上没有一个总统比你口才更好的，你为什麽不在年轻的时候就从政？为什麽你作传道人？你思辩的才能和用词的准确是很难找到的，为什麽你做传道人？”我的答案是：“因为神要我做传道人。”（众：阿们！热烈掌声）我不知道如果我不作传道今天会变成什麽人。保罗说：“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”

十字架的大能改变生命的力量大的不得了。我十七岁的时候，是一个进化论者，是无神论者，是辩证唯物共产主义的信徒。虽然我不在中国，但是我在印尼的一个共产学校里面读书。什麽各尽所能、各取所需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我都经历过了。那时我怀疑真理，我怀疑上帝，但我还照常去做礼拜，那是为了讨好那位从我三岁做孤儿时就守寡把我养大的母亲。但我每一次去做礼拜的时候看见牧师在那里讲讲讲，我就头歪著瞪著他：我看你帝国主义的走狗还要讲什麽？（众笑）你们这些文化侵略者，你们这些欺骗我们中国人的外国的走狗，你是垂死挣扎。（众笑）讲吧，还有什麽可以讲？我每一堂听听，我不知道牧师传道看到我这副嘴脸有什麽反应。我最讨厌牧师讲主的恩典很大，我想，你要加薪水还要这样讲。（众笑）我最讨厌传道人，我最讨厌牧师，所以后来上帝叫我做牧师，这个叫做报应，你懂不懂？（众笑，掌声）当我做传道的时候，上帝派很多人这样斜眼看著我，（众笑）我也不怕，因为我是过来人。所以当他们斜眼瞪著我的时候，我心里说，不必斜，有一天你会正的。所以我就走归正的道路。（众笑，热烈的掌声）

感谢上帝！1957 年我受主的呼召我走到前头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眼泪流到湿透整个衣服。我一生从来没有流眼泪那麽多。第二次流泪是六四运动前后。我在菲律宾每天看几十面的报纸。

我到纽约每天买报纸，看到中国城报纸登出红色的几个字的时候，我的眼泪马上流下来了。上边写着：“血肉终难抵抗坦克车！”难道中国人的命运是这样的吗？有一位很重要的思想家，他是作博士后研究的教授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们中国就缺乏一个本体论的上帝。我们的天子都以为自己与上帝是一样的，随意残杀百姓。中国文恢莩西方不同的地方就是西方文化所有的皇帝背后有上帝，而中国没有。从秦始皇到毛泽东，他们的背后都没有上帝，所以我们的领袖要杀就杀。”1961年莫斯科宣布中国共产党误杀3500万人，不久中国就宣布苏联误杀2600万人，这都是记录下来的。文化大革命再加多少万人。所以中国人在共产统治的这几十年自相残杀而死的达数千万人。中国还有前途吗？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有一段时间任凭你看见没有上帝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。所以当中国人从真空中走出来需要填补的时候，他发现只有基督的爱是唯一的道路，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是唯一的救法。一万个葛培理没有办法使中国基督徒从80万变成8000万，几万个唐崇荣没有办法使中国的教会从过去那么少变成现在这么多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。（众：阿们！热烈的掌声）

没有经历十字架道路的基督徒生命是肤浅的！（大声疾呼）没有为主受苦心志的基督徒的事奉是虚荣的！没有十字架经验的教会是没有真正扎根、也无法结果的！（热烈掌声）

那么你说，只有中国的教会才经历十字架吗？不，你在美国也可以经历十字架。十字架不等于肉身的苦，并不是只有政治的逼迫才有十字架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应当天天祷告求主给我们大地震，求主给我们饥荒，求主给我们不自由，求主给我们进监牢我们才能爱主。不，背起每个人的十字架，每一个不一样。你有你的十字架，我有我的十字架。十字架就是你在罪恶世界中当尽的责任，十字架就是你为主的旨意所吃的亏，所受的苦。吃苦、吃亏是两件事，受难、受死是两件事，为主而活、为主而死是两件事。我告诉你，为主而活比为主而死更难。主啊，我要为你死，砰一下死了，很容易的。但是活一半死不掉是很难的。吃苦容易吃亏难，吃苦从仇敌来的，吃亏从同工来的，很难的，那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就是你按神的旨意，你遵行神的道，你照著神的原则做，人反而误会你，攻击你，毁谤你，那就是你的十字架。
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是1月3号，13天以前，我在印尼带领了一个大音乐会。那一次音乐会是为一个被烧的神学院义演。我们音乐会演出以前的5天，晚上8点钟突然间一群特种部队军人穿便衣来到那间有360多个学生的神学院，把8个宿舍全部烧光，烧得烈火冲天。当时大家正在一个礼堂里面聚集，他们被困在那里，就要死在那边。但是很奇妙的，有一道门是平常没有用的。原来在建那个房屋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叫他们做那个小门。后来他们从那边冲出来，冲出来时，那些要杀死他们的人，突然拿镰刀来一个一个砍他们。一个最爱传福音的学生就被他砍断头死在那里。另外80个刀伤很重进了医院。还有10个不知哪里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。我们就把那音乐会加印一些义演的票，每一张票两三百块美金，就这样筹款帮助他们。
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举行了几次音乐会，另外一次就在那个被烧掉的最大雅加达礼拜堂里面。当他们把它整个礼拜堂烧的时候，刚好是中午十二点，我还在口上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拿一张条子到口上来，“唐牧师，讲完道为哥大邦教会祷告，正在烧了。”我看了我不能再讲下去，因为我在那个礼拜堂讲过至少两百次的道，那个礼拜堂可以坐一千三四百人。我就请大家站起来祷告，祷告后我开车要冲到那边去，当冲到那边几千人围著，没有人能进去。火一直烧，一直烧。那几天我不能睡，我就祷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后来上帝感动我，你要至少筹出几万美金帮助这个教会，我又不能拿教会的钱，我不能说服教会所有人的同意，我自己用音乐会筹款来帮助他们，我自己更辛苦做很多的工作。感谢上帝！几十张最贵的票，700美元一张的，在10分钟里卖完。那个礼拜堂被烧光了，他们牧师说：“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”今天的印尼教会，神许可另外一个形式给他们经历十字架，我看这是除了中国以外的第二个国家正预备未来大收成的前奏。当中国大陆教会受逼

迫而引起了大复兴之后，我那时在想为什么印尼这么顺利，印尼这么顺利到什么时候，我们没有痛苦。感谢上帝！神许可用他自己的办法来复兴教会。从 1991 到 1999 年 537 间礼拜堂被烧掉，（会众叹息）这是五教并存的国度，以宗教立国的国家。

人是虚伪的。人的宗教面具是假的。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，所以现在有许多基督徒开始从丰富神学，成功神学的虚假教义中间大梦初醒，他们知道跟随耶稣基督不是要发财，跟随基督不一定要顺利，跟随耶稣不是要在享受恩典的中间来承受我们的信仰，乃是在困难中经历。正像耶稣所讲的：“他们恨你以前已经先恨我了。”像保罗所说的：“你们进入上帝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。”像提摩太所听见的：“凡立志敬虔度日的必须受逼迫。”这是神奇妙的作为。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、二十年，印尼将有个大丰收。

有一位印尼报馆的重要的 Columnist (专栏作家)，现在在华盛顿避难，因为有人写信给他：“我们一定要你死，一定要取你的命。”他的女儿的房子被烧，汽车被烧，他们现在得到了政治庇护在华盛顿。美国国会的人士都见过他。他原来在我们教会作礼拜。他对我说：“唐牧师，我要讲一件可能你没有想的事情。你知道吗？亨利廷敦的文化冲突论中有几大文化的冲突，但是除了印尼之外没有这种地区。印尼是儒家思想、回教思想、共产主义思想、基督教思想总汇合的地方。所以上帝把你放在那边。”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。我是中国人，为什么对印尼特别有负担？那里有许多的回教，许多的佛教，许多的印度教，是各种文化，各宗教集中的地方。上帝把我安排在那边，一定有他的意思在里面。

去年印尼 6000 座房子被烧掉的那两天，雅加达到处在冒烟。我们不能出去，因为许多路被封锁。但是有人说：如果你要出去，你要早早出去，很早的时候，那时警察还没有封锁，你可以出去。我要去看我们神学院的学生怎么样了。因为集体强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所以许多的女孩子很危险。我们的教务主任把女孩子放在一个基督徒家里隐藏著，免得她们受苦。我早上五点半开车到神学院去看她们，我去神学院要经过一条全东南亚最高最长的高速公路，是高架桥，16 公里。我上去后才发现没有人收票，整个高架桥上没有一个人。当我到神学院去后，到基督徒家里把女同学全都带回来。我在神学院与她们祷告完之后，我再开车到我教会的办公室去时，整个路上没有人，只有我跟我的小女儿开一辆车。后来到了一个最靠近市中心总统父韶区的时候，有六辆坦克车跟我一辆汽车一同在走。我看看他们，他们看看我，没有人认出来。大家说这是很危险的，因为那个时候，有人发现有 100 个要被杀的人，特别是基督徒，前三名中有我的名字。大家劝我快快离开印尼。有一个弟兄说：“我替你在美国预订了一个房间，不用你的名字，你住进去很安全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能住进去。我进去，再出来，恐怕我没有能力讲道了。”（长时间热烈掌声）

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个大会不久就结束了，你们中间每一个清楚蒙神呼召作主工的人要好好建立信仰，然后才以正统的教义教导别人。不要以热心、以兴趣、以出风头、以与人相比、以搞一个名堂来做主工。真正好好建立你的信仰，照著圣灵的引导，为神作工。我盼望我们可以看见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一群，可以被神大大重用。如果台湾人能到这里来建立他们的团契，后来变成教会是可以的；如果香港人到这里来建立教会是可以的；那么大陆人来建立教会也无可厚非，但是不要变成“大陆主义”。你们要打开心门，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（众：阿们！热烈鼓掌声）

最后我要谈到怎么知道神呼召你，怎么知道是神的呼召，这是很实际的问题。这是许多基督徒特别是那些爱主、热心要事奉主的人常常被困扰的问题。我要很严正地对你说，我不讲神奇怪异的事情，我要讲圣经很肯定的原则。你怎么知道神呼召你作传道、特别是全时间的传道人呢？第一，你清楚知道这是很严肃、很困难、很重的负担，很难做的，也是要一生一世的服事，很重很重的责任，你知道了之后，继续有一个动力催逼你一定要做，你不可不做，这就是神呼召你的第一个记号。当你受到了催逼的时候，你说，那我就带职事奉好了，一边做生意，一边传道；一边教书，一边传道；一边做医生，一边传道，反正我事奉主

了嘛。你替自己找了另外的方式，如果你做这样的决定之后，你一直没有平安，这是第二个记号，上帝呼召你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神要你全职事奉，你就没有资格带职；神要你带职，你没有资格全职。如果神要你全职，你不愿意全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很会算。 做传道讲了道拿钱不好意思，如果讲了道又奉献钱很好意思，而且又有一个“保罗织帐篷”的好名堂。保罗织帐篷不像你想象的那样，他是在外邦人中传道一分不取，所以他才织帐篷维生。与你今天那种一边搞一个好职业、好收入的名堂，一边事奉主的骄傲是不一样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没有平安，除非你全职，这表示神第二个记号呼召你。第二个呼召来到以后，你还照样不肯，你说：“主啊，虽然不平安，我就这样下去，你就这样让我下去。”第三次，神说：“鞭打你。” 这是呼召的第三个原则。

我给你的原则是很中肯的，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 你离弃神的旨意，不顺从神的命令，他鞭打你，管教你，到头来你还要对神说：“主啊，我顺从你。”但是你吃亏太大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第一个原则，圣经的根据在腓立比书 2 章 13 节：“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”所以如果神的感动在你身上叫你事奉，叫你全职，你在他的意志之下受感动，你要顺服。第二个原则，歌罗西书 3 章 15 节说：“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，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”一个不顺从神旨意的人，不顺从呼召的人，上帝不给他平安；他在挣扎痛苦中度日，除非他顺从神的旨意，他才结束痛苦。再不听，圣经说，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上帝要管教、鞭打你。鞭打不是审判，鞭打是把你带回来顺服他。我 17 岁蒙召，但我不愿意读神学。我想我比神学院毕业的讲道讲得更好啊，40 个孩子听我讲道 38 个流泪，60 个听我讲道，55 个流泪。我要他流泪，他就流泪。我那时是凭著口才，凭对主的爱，凭著我能够做的感动了许多的人。我一方面真心为主做，一方面心里说：“我也不错呀！”我就到处讲，到处都复兴；到处讲，人们都接受。我那时自己感到已经很不错了。所以第一年神的灵感感动我：“你要不要念神学？”我说：“不！”第二年，我说：“弟弟你先去。”所以舍弟是我的师兄。（众笑）他去读，我赚钱，我那时赚的钱是雅加达最大教会最大牧师赚的钱的二倍，所以我不去。第二年，主再感动我，“你去吗？”“不”。第三年再问我：“你去吗？”“不。”好，打！（众笑）我就生了一个病，好像瘫痪在床上。医生一个礼拜两次用 20 到 30CC 的药注射在我不同的骨头里面去，疼得要命。但是我的学生，爱我到一个程度，每天七八十学生到我家里来。每次他们来我都很感动，孩子们这么尊敬我，他们却不知道我里面的挣扎是什么。有一天晚上，神的灵在感动我：要不要读神学？我说要了！（众笑）我就顺服了。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不顺服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就放下相当大的薪水，我就到神学院里，去过一个很贫穷的学生生活。为什么我要念神学？因为我有一天看见一个神学笔记，提到 pantheism (泛神论) 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，我怎么可以因为我会讲道，有人听，就满足了？我要追求更多的道理，真正装备自己。我们的弟兄姊妹中有一些人，一定要全时间事奉；有一些人要带职事奉；有一些人要作平信徒。但是你如果应当作全职的，你就不可以带职；如果你不应当作全职，你就不可以全职。每一个人要真正与神摔跤，真正经历神的道，真正对神负责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我相信，传福音的要成为大群；我相信全世界最有可能受最高教育的中国人，已经在美国了，就是你们这一群。你们是中国宝贝，你们是中华民族新的希望，你们的面前有几千万的灵魂交在你们的事奉中。你不能随意抗拒圣灵，选你自己的道路。

这一次我来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时间每天调不过来。明天我就要走了。我知道我很累，但我这一次来有特别的使命，就是呼召你作传道。从第一天晚会直到今天，神要我呼召你，出来作传道，事奉主。你愿不愿意背十字架、舍己、跟随主耶稣？愿不愿意跟主说：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！这个世界需要十字架的福音，你可以传给他们，你肯吗？”有哪一位说：“主啊！我在这里。”第一次没奉献的，第二次还没奉献的，今天，你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。”有这样的人吗？世界需要十字架的福音，你可以传给他们，你肯吗？

你肯吗？请你把手举起来。感谢上帝！感谢上帝！

这是耶和華吩咐命令的時候，這是他從他的寶座對你呼召的時候，這是中華民族福音工場需要工人的時候，這是你靈命進深、現在要作決定順服神呼召的時候！還有哪一位說：“主啊！我也受感動，我不能再欺騙自己。”我奉主的名吩咐你現在站起來，順服上帝！

（數百名奉獻者在“使我不忘客西馬尼，使我不忘主痛苦，使我不忘主愛為我，領我到骷髏地”的歌聲中走到台前）

我們一同低頭禱告，請大家跟著我一句一句地禱告：主啊！我感謝你！你呼召我，你揀選我，你在基督里預定我，你今天用你的大愛感動我，你的大光照耀我，你全能的命令呼召我。主啊！我是誰，你竟然眷顧我，我這樣不配的人，你願意使用我，我從內心的深處感謝你。在我不認識你的時候，你已經為我死了；在我抵擋你的時候，你已經愛我

了。不是我揀選你，而是你揀選我，是你呼召我；我所聽見的呼召，我都記清楚，如今來到你面前，順服你的呼召，獻上自己，當作活祭，求主悅納！主啊，你所接受的，求你潔淨；你所潔淨的，求你充滿；你所充滿的，求你使用，求你差派，求你修剪，求你裝備。主啊！我需要你，惟有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。求你給我傳福音的重擔，給我愛靈魂的心，給我事奉主的眼淚，給我天上的智慧，給我不怕勞苦的脚步，給我不怕羞辱的心志，為福音的緣故，我願意預備受苦的心志，求主垂聽我的禱告。主啊，用我！主啊，用我一生，直到我見你面的時候。我將自己一次獻上，永不收回；我一次跟隨，跟隨你到底。當我軟弱的时候，求你使我剛強；當我懼怕的时候，求你壯我的胆；當我懶惰的时候，求主鞭打管教我；當我忘記你的恩典的时候，主啊！求你用慈繩愛索把我牽回；當我犯罪的时候，你的杖、你的杆要鞭打、安慰我。你垂聽我的禱告，繼續向我施恩，因為我是太軟弱的人。求主藉我向人施恩，求主拯救中華民族！愿主的名得榮耀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！

（大會在“榮耀歸主名”的歌聲中結束）

唐崇榮 出生於中國福建省，後移居印尼。為著名布道家、神學思想家和神學教育家。現任“唐崇榮國際布道團”主席、基督教與 21 世紀歸正學院院長等。